



至 33.9 岁，女性从 26.5 岁推迟至 31.6 岁，整体推迟了 4 至 5 年。过去，离开父母是为了成家；现在，成家不再是刚需。晚婚、不婚增多，结婚不再是搬离原生家庭的唯一理由。当“成家”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成年标志变得可有可无，“离家”这件事本身也就失去了紧迫性。

刘汶蓉认为，经济压力是“推”年轻人回家的力量，但“拉”他们回家的，还有家庭内部的变化。她近年来观察到：“与 60 后相比，70 后 80 后的父母在养育孩子方面完全不一样。”这种变化是全球性的。在欧美，60 后的父母（婴儿潮一代）经历了青年文化运动，本身很叛逆、很独立，也吃到了时代红利。但 70 后、80 后这一代人，特别重视教育，因为他们是靠教育走出来的。于是，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和资源，形成了所谓“中产文化对教育的过度重视”。

这种高度介入的养育方式，在让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，也一定程度上延后了他们独立面对社会的时间。当他们走出校园进入真实的职场，现实与预期之间的落差往往构成巨大冲击。

与此同时，父母的态度也在变化。许多父母不再像上一代人那样急切地催促子女“出去闯”。相反，他们接受了子女的回归，甚至乐在其中。刘汶蓉指出，这种“代际伦理”在托底和支持年轻人迈过艰难的“成年初显期”具有积极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家庭正在充当一种“社会安全网”——当市场和无法为年轻人提供足够支持时，父母成了最后的保障。

但这也带来一个悖论：家庭的保护越充分，年轻人独立探索的动力和空间就越小。有研究将这种家庭支持形容为“羽毛之网”——它柔软、温暖，让人难以挣脱。

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青年处境描述为“被悬置的成年”，意思是他们生理上已经成熟，却无法通过稳定工作获得经济独立，依然在很多方面需要依靠父母。一位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在采访中说：“自己明明觉得不舒服，却没有任何改变的底气，因为没有完全经济独立，确实还在依靠别人。”

从社会时钟到多元成年，重新定义“独立”

社会一直把“搬出去独居”当作成熟的标志。当一个成年人选择回到父母身边，往往会被贴上“不独立”“长不大”的标签。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些标签，会发现它们建立在一个过时的前提上，即“独立”等于“物理空间上的分离”。这个前提假设，一个人只要搬出去住，就是独立的；反过来，只要还和父母住在一起，就是不独立的。

现实往往远比这种定义更为复杂。一个人可以租着房子、付着账单，却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定期补贴；一个人也可以住在父母家中，却承担着家务、照料和情感支持的责任。前者算独立还是后者算独立？

这种观念的转变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。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，18 岁至 34 岁与父母同住或因经济情况暂时搬回家居住的美国年轻人中，68% 的人对这种家庭生活表达了满意，只有 18% 的人认为回家住对同父母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；在面对经济难关时，接近八成的年轻人满意这种共同生活的安排，并对未来的财务状况“松了口气”。



与父母同住可区分为“短期过渡型”与“相对稳定型”。前者是经济压力下的临时调整，后者则可能演变成为一种新的家庭生活形态。